

“中西合璧的TCK”系列之

“做一个真实的自己”

作者：许子翔

导读：1950年代，美国社会学家Ruth Hill Useem首次提出“Third Culture Kids / 第三文化小孩”（TCK）这个名词。她以“第三文化”为概念，来诠释那些在年幼时期或是青少年性格塑造期间，成长于父母本国以外的小孩。根据Useem的定义，“第一文化”指的是父母亲的“本国/母国文化”（home culture），“第二文化”指养育这群小孩的“在地文化”（host culture），而“第三文化”之所以是“第三”，是因为它既不属于完全的“第一”文化，也不是完全的“第二”文化，而是身处于两者文化之间。

自幼随父母来美的作者是不折不扣的TCK，他采访了众多和他一样在“第三文化”中成长起来的人，通过讲述他们不同的故事，给海外华人打开了一扇了解我们的孩子、我们自己的窗口。本报不定期刊载许子翔先生的系列文章——“中西合璧的TCK”。该系列文章第一篇《我来自哪里，归属何方》发表于2018年3月16日第B6&B7版，第二篇《李多医生谈第三文化孩子》刊登于本报2018年5月25日第B7版。（可到本报网站www.yamei-today.com上查阅）。

资深媒体人，艾美奖得主康泳姬（Young-Hee Yed-inak）女士从小跟随父母在多国生活，是个经验丰富的“第三文化小孩”，笔者最近有幸采访了她，下面是此次采访的实录。

笔者：康泳姬女士您好，感谢您接受采访。您能和我们介绍一下您的背景吗？

康泳姬：我出生在韩国首尔，是我们家四个孩子中的老大，也是唯一的女孩。我的韩国名字是강영희。小时候韩国正在朝鲜战争后恢复元气，大家的生活都很艰苦。但是作为一个孩子，我并没有感到多大的不同，我们的家总是有充足的食物，我和兄弟姐妹们从来不愁吃穿。战争期间有几个家庭成员不幸遇难，我父亲是唯一幸存的男性，他不仅要照顾我们几个孩子，还要照顾他的母亲、他最小的妹妹和他哥哥的全家，责任很重。

我的父亲那时是韩国空军的上校。作为军人的子女，我小时候在韩国境内的很多地方居住过。后来，我的父亲做了韩国外交使团的外交官，之后他被KOTRA（韩国贸易公司）聘用，帮助韩国的商人在越南发展商机。由于美国军事和金融援助的涌入，当时越南有很多做生意的机会。

当我们家搬去西贡（现胡志明市）的时候，我已经12岁了，我们在那里住了4年，尽管那时候越战正在进行，但西贡就像是一个相对安全的世外桃源。我参加了一所当地的法国人办的学校，学校的所有科目都用法语教学，我一边学法语，一边学习文化课程。记得当年我和我最好的朋友一起出去玩，我们用法语聊天；因为那时美国的军队在那里驻扎，我们还能聆听美国音乐，观看美国的电视节目。在1968年1月30日（越南新年），北越军队对南越进行了大规模袭击。“Tet攻势”让美国和盟国感到措手不及。父亲担忧家人的安全，向公司请求转换工作。在我们仓促离开后不久，西贡就被占领了。

后来我们家在印度尼西亚的雅加达落脚。我父亲继

续在雅加达为韩国贸易公司工作，我去了一所当地的全英语高中，学习了近3年。之后我来了美国，当时我对新闻学感兴趣，在我最喜欢的高中老师托马斯夫人（美国印第安纳州人）的推荐下，我选择了印第安纳大学布鲁明顿校园的厄尼派尔新闻学院（Ernie Pyle School of Journalism）。我毕业时获得电信学士学位（又名无线电和电视——是的，我偏离了新闻学），然后获得了教学系统和技术硕士学位。

自从大学毕业，我一直在电视行业工作，在电视制作、推广和过去几年的许多领域从事社区事务。我获得过美国的艾美奖（Emmy Awards）、频谱奖（Spectrum Awards）和社区影响奖（Community Impact Awards）等奖项。

我的父母和我的三个兄弟都是归化美国人。我的侄女和侄子像其他任何美国孩子一样生活。他们住在洛杉矶、芝加哥、纽约和图森。

笔者：您在世界这么多不同的国家地区长大，您认为您最认同哪个地方的文化？哪里是您的“家”呢？

康泳姬：我最认同美国文化，我认为自己是一个美国人，因为自己一生中大部分时间在这里度过，这里也是我充分认知自我、知道自己要成为什么样的人的地方。现在我仍然会说韩语（还会一些法语和西班牙语），但我的英语表达最流畅。当我年轻的时候，我曾非常渴望和融入美国的主流社会，学着和其他美国青年一样过完全美式的生活。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我越来越欣赏我的韩国传统和文化，毕竟韩国人的基因在我的血液里流淌，我觉得我自己的文化是非常值得传承和弘扬的。现在我在亚洲美国人联盟（Asian American Alliance）里工作，也是为在美国发扬我们亚洲的文化做努力。

笔者：您如何回答别人的提问“你从哪里来？”

康泳姬：我会说我是从印第安纳来的。毕竟我人生



▲ 康泳姬 (Young-Hee Yed-inak)

的大部分时间在此度过。不过我发现有些人问这个问题其实是想知道我是从哪里出生的，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会告诉他“我出生在韩国”，然后我会问他同样的问题：“你是从哪里来的？”这样两个陌生人之间就可能开始一段有意义的对话。

笔者：在不同文化之间搬家/成长时，您面临着哪些挑战？

康泳姬：因为我们四处搬家，我必须学会迅速适应新语言、新文化、新环境和新朋友。这绝非易事，但这个经历帮助我培养了自己的灵活性、开放思想和尝试新事物的意愿，我相信这使我成为了一个更坚强、更丰盈、更全面的人。丰富的人生历练，实际上成为了我本人一笔丰厚的财富。对我现在从事亚裔美国人联盟的活动和工作的开展是很有帮助的。我很感谢我的这段TCK经历。

记得很多年前我刚来印第安纳的时候，那时候没有导航仪，我开车的时候在南边的一个小镇里迷路了，正当我放慢车速寻找路标的时候，后面跟来一群孩子，指着我叫“Chink, Chink!（中国佬）”，我没有理他们，开走了。那时印第安纳还很少有我们亚洲人，有一些小地方的孩子还会对我亚洲人的外表指指点点，我也没和他们斤斤计较。现在随着我们亚裔在这里的发展和壮大，这种情况少多了。



还有我刚来美国上大学的时候，有一个美国当地的室友，她金发碧眼，体型高大。一次和她出去吃麦当劳，那是我第一次吃麦当劳，也不知道如何点菜。后来在她点了之后，我和服务员说“The same for me（给我也来一样的）”，结果上菜后吃了一惊，因为点的东西足足可以让我吃一整天的。（哈哈）

笔者：您多久回一次韩国？您重游您的出生地时有什么感受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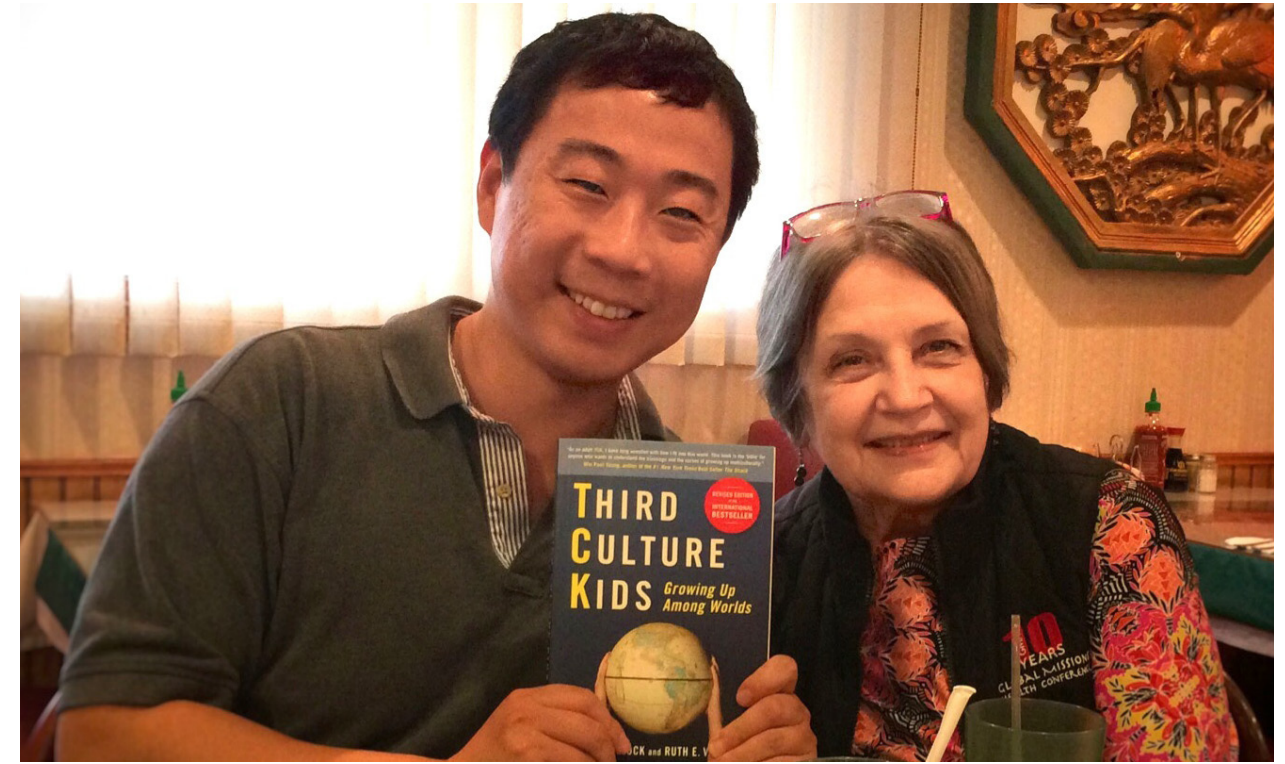
康泳姬：在过去的7年间我回过两次韩国。我觉得那里的城市好大，很容易迷路。虽然我在那里看上去和周围的人们没有什么不同，而且我可以流利地说韩语。但是我却连有些最基本的东西都不会，比如说我不知道如何在地铁站里买票，我去问那里的工作人员，那个人看了我两眼，觉得我大概是太无聊了，在没事找话说，对我很没有耐心。还有在韩国的许多市场里都是可以跟商家讨价还价的，但是我很不习惯这样做，所以每次去买东西都很生气，他们要什么价我就付什么价，常被我那里的亲友笑话不会买东西。

笔者：您会向其他正在抚养孩子的家庭推荐TCK体验吗？为什么？

康泳姬：当然。我们的世界比我小时候要“小”得多。我们不只是亚裔美国人或韩国人或中国人，我们是全球公民。TCK的经验将有助于扩大孩子们的视野，并为他们提供在全球化世界中非常重要的文化和沟通的能力。

笔者：您有什么好的建议可以给其他TCK /成人TCK的吗？

康泳姬：做一个真实的自己。有时，当你试图去适应这个多元文化世界时，你可能会感到迷茫或无所适从。在家里，你的行为可能与你在外面的不同，反之亦然。（比如说在家里你需要尊重亚洲人的习俗说话生活，在外面又遵循美国人的文化社交）但是，如果你始终展示自己的真实自我，并根据自己的核心价值观行事，无论你在世界哪个地区，人们都会认可你是一个真实的人。没有比这更好的赞美了。



国际畅销书《第三文化孩子——在全世界长大》（Third Culture Kids, Growing Up Among Worlds）的第三版已经推出，此书在全世界深受好评，被誉为了解多文化环境下成长人士的“圣经”。上图为本文作者许子翔采访该书作者。

《第三文化孩子——在全世界长大》的作者露丝在采访中介绍说：“我们首先在书的第一部分更新了许多关于第三文化孩子的情况和数据，同时也更加完善和澄清了传统TCK的定义，使它能更加直接反映了我们研究的人群（由于父母职业而移居海外的人）的特点。然后我们试图深入探讨许多在多文化环境下成长的复杂性，并且加入了更多关于不同类型的其他跨文化孩子（CCK）的讨论。其实在美国华人家庭成长的孩子几乎都是我们所说的跨文化孩子（CCK），其中大部分也同时符合我们所提出的第三文化孩子（TCK）的特征。

当今许多国际学校系统是以西方文化为基础建立的，我们在新版书中更多地谈论东方文化中的阶级和特权对孩子成长的影响。我们对新书进行了重新编辑，增加了一个全新的章节，用来讲解孩子们在不同文化环境之间如何过渡的相关主题。最后两个章节提供了更多关于父母如何帮助孩子的建议，以及许多可以提供支持的民间组织的信息。我们还增加了一些第三文化孩子在重新回到原属文化环境后如何重新适应和调整的内容。”

